

© JIEFANGJUNCHUBANSHE 崔洪昌 / 著
BLOODY BATTLE IN THE JUNGLE

血战丛林



血战丛林

崔洪昌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61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1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6 001—12 000

ISBN 7-5065-1182-7/I·161

定 价: 4.80元

社编号 04-0041

目 录

1	农刚破袭卧牛岭 (1)
2	剿特工管见奉召 (11)
3	尽情谊宿敌同窗 (16)
4	受军令东床争权 (30)
5	管见走马遇智星 (42)
6	截情报农刚缴令 (58)
7	孙汉章秣马厉兵 (67)
8	范超行淫伏祸根 (86)
9	选战场宴会敌兵 (98)
10	管见秘勘马蹄谷 (114)

- 11 特遣队进驻边关 (123)
- 12 农刚忍痛戮范超 (130)
- 13 访寨老管见拨乱 (146)
- 14 虎将智结情报叛 (154)
- 15 管见义访马家楼 (173)
- 16 军师巧设神秘帐 (184)
- 17 窥军机欲擒故纵 (191)
- 18 赴边关弹动情弦 (201)
- 19 救马母赵琳出境 (215)
- 20 试真伪农刚投石 (229)
- 21 边关夜将士抒怀 (242)
- 22 探敌情勇士献身 (256)
- 23 管见暗会武大尉 (276)
- 24 农刚夜探葫芦谷 (292)
- 25 俘赵琳巧施连环 (299)
- 26 孙汉章怒烧山寨 (305)

- 27 管见忍悲惩战友 (310)
- 28 农刚夜袭葫芦谷 (321)
- 29 壁虎设宴审赵琳 (332)
- 30 捉舌头敌后潜伏 (343)
- 31 审敌俘将计就计 (354)
- 32 管见虎穴会农刚 (362)
- 33 残敌魂丧黑蟒洞 (368)
- 34 尾 声 (379)

1 农刚破袭卧牛岭

卧牛岭。

这里是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它座落在离边境线五公里之遥的崇山峻岭之中。登高而望，酷似一头面东而卧的奇大无比的褐色水牛。

相传，唐僧取经路过鹤庆县逢密村时，盘踞在天子洞中的牛魔王又在为非作歹，被孙悟空追赶至此，两相斗法鏖战。牛魔王变成一奇大的石牛与之相斗，孙悟空则变为层叠的山峦，将石牛围困在中间，以法降之，于是便有了这卧牛岭。

荒诞不经的传说自然不必去理会，但这卧牛岭的四周，的确是群峰叠嶂，狼牙交错，谷壑深不见底。石牛通体的毛发早已变成了参天大树，形成了原始般的森林，它那宽阔的脊背，简直可以开拓出两个足球场。不过，战争尚不允许对它用于和平开发，它不得不负起特殊使命——在它雄浑宽大的脊背上，建立起一座新的、现代化的边防雷达站。

从军事的角度看，这里的确是一块理想的宝地，它既十分隐蔽，又易守难攻。

现在，它已不是一般的军事要地，在卧牛岭的脊背上，建筑起了一个新的雷达站。雷达，并非引进外星特技，它是哪国皆有的常备军用装备。然而，它对敌方的炮兵，却是不

折不扣的克星！自从启用了它的那天起，这个魁梧的神奇的“侦察兵”，就几乎迫使边界那一边的所有大炮都变成了哑巴。这是因为，在对方大炮试射的炮弹出膛的瞬间，这架雷达便准确无误地测定了敌炮阵地的方位和距离，我指挥所便可立即指挥火箭炮将敌炮阵地葬入火海。所以，尽管敌人又构筑了不少新的火炮阵地，并配备了先进的火箭炮，但个个都象被吓破了胆的阉猪，伏在“圈”里不敢轻易哼一声。

火炮是战争之神，可对方的这位尊神，在卧牛岭雷达的扫视下，犹如土地佬见了火眼金睛的齐天大圣，连头也不敢抬一抬了。

科学，在这里发挥了它不可思议的威力。

卧牛岭雷达站，已成为敌人的“克星”。

敌人定要千方百计地拔掉这颗眼中钉肉中刺！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然也就不叫战争了。

为了严防敌人偷袭和破坏，我边防部队配备了一个战斗连队驻守卧牛岭，执行护卫雷达站这个专一任务。

夜幕降临了，大自然中的一切，在不知不觉中被拖进了寂静而黑暗的深渊。这时，卧牛岭地域，在夜的天宇中，更显示出它奇特的魅力，也显示出它威严不可侵犯的雄姿。是的，你看，那剑麻般林立的山峰，映在星光下，多象一柄柄直刺天际的宝剑！它以其巍峨和陡峭构成了一道道天然屏障；谷壑交错纵横，在夜幕的笼罩下，显得越发深不可测，令一切岭外来使，判若雷池，视而怯步；那卧牛岭上的茂林修竹，裹着和煦的山风，发出低低而雄浑的“霍霍”声，酷似有节奏的酣睡。

是沉睡了。卧牛岭沉睡了，在大自然的剑林和涧壑的保护下，无忧无虑地沉睡了。然而那科学的“侦察兵”，那“侦

察兵”的卫士们，却更加百倍的警惕着，他（它）们一分一秒也不能入睡。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在战争包围的环境中，寂静，往往是喧嚣的前奏，因为它或许正孕育着种种谋略。

屹立在卧牛岭牛头制高点上的雷达天线，犹如孙大圣大睁着的火眼金睛，正在不停地转动着，扫视着，将集成无线电波束，不间断地射向四面八方，寻觅、捕捉着任何细微异常的信息，它挺胸昂首于夜的太空，酷似一尊执行着护卫苍穹的天神！

喔，护卫！护卫着这尊天神的卫士们更是不敢有半点儿马虎。卧牛岭的每一个关键部位都设有固定哨，整个区域还有流动哨和不时出现的巡逻小组。

“口令！”

各号哨位的哨兵，一旦发现有人向哨位上走来，便会立即威严地发出询问。即使你从走路的姿势看出是本连的首长，比如连长，那也必须回答口令。这不是形式主义，这是战场纪律，是对战友负责，对军事要地的安全负责，一句话，是对战争负责。

“捍卫——”

来者在回答了口令的前一半单词后，立即又以同样威严的口令反问道：

“——复令！”

这当然是为了验证哨位上的哨兵是否有诈。小心，细心、精心。在这里，任何一点的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悲剧。

“边陲！”

哨兵回复。回答无误，是本连战士的声音。哨兵早已知

道来者是连长，他是来查哨的。

“有什么情况没有？”连长问。

“没有。”哨兵回答。但他接着又说：“哦，刚才有头野猪，在西边的‘植被’下‘哼哼’地走动，被我赶跑了。”

植被，这是军事术语，系指覆盖在地面上的灌木丛和草丛之类的植物。

“野猪？”连长思忖着，环视了下黑暗的四周。为了安全，卧牛岭脊背上，除了少许的高大树木留下来做为对空掩蔽物外，其余一切植被全部砍伐一空，所以，任何异物在雷达站安全防范圈内出现，都会被立即发现。但卧牛岭其它部位却依然如故，因此，岭上时有野兽出现并不足为奇。但连长还是斩钉截铁地说：

“不要离开哨位！更不准任何异物——不论是人还是动物，哪怕是一只兔子，也绝不准接近哨位。否则，开枪！”

“是！明白。”

连长又向另一个哨位走去。

十个固定哨位，犹如十架雷达天线，将十双火眼金睛，在整个卧牛岭的防区内，编织成了一个覆盖式的、密集的无线电波束网，即便是一只蚊蝇飞过，也会在哨兵眼睛的荧光屏上立即映现出来。

卧牛岭，处于高度而周密的戒备之中。

一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又一个夜晚也接着这样过去了，一个又一个夜晚，虽说紧张但却都是平平安安地过去了。虽然激越的枪声不时从边境线方向传来，但却很少听到大炮的轰鸣声。显然，卧牛岭上的雷达，正在以自己无与伦比的威力慑服着对方。

日出又日落，卧牛岭被时间老人从冬季不知不觉地带进

了炎热的盛夏。

和许许多多多个夜晚一样，这又是一个平平常常而又普普通通的夜晚，唯一不同的是，增添了淅淅沥沥的细雨——亚热带的边疆，已进入了雨季。

卧牛岭的雨夜，比起平时更富有诗情画意。淅沥的细雨洒落到森林的顶盖上，发出婉丽的飒飒声，象一群少女在窃窃私语；远处，在那条神秘而幽深的大川里，瀑布坠涧“哗哗”，溪水流淌“咚咚咚”！这流水声，令你浮想联翩，使你感到，它正是那些婷婷玉立在夜幕中婆娑窈窕的少女般的群峰，在拨动玄妙的琴弦，听来是那么清脆、悠扬、深远而又娓娓动听。

卧牛岭被这玄妙的琴声陶醉了！整个山川都被陶醉了！连同五公里外两军对峙的边境线也似乎受到了感染，出现了少有的平静，没有激越的枪声，连一声冷枪流弹也没有。仿佛这里不是前线，也不曾发生过战斗。

喔，今夜无战事！

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沉浸在和平宁静的幸福中。

当然，忠于职守的边防将士，却绝不会因此而放松警惕。整个卧牛岭制高点上的雷达天线，依然不知疲倦地旋转着；十个哨位上的哨兵，更加聚精会神地聆听并寻视着四面八方。

对于战士，如果说，战斗令他振奋，那么沉静，无疑是对他精神的一种绞杀。

“口令！”

沉静终于被打破。

是哪个哨位上的哨兵，发出这样低沉而又威严的询问声？哦，是一号哨位，因为哨兵发现了一个披着雨衣的人，

正沿小路向哨位走来。尽管来人是从小部方向走来的，尽管从走路的姿态看，无疑是连长查哨来了。但战士的职责，必须按条令条例办事，这不是例行公事，这是使命的要求。一个战士丧失了警惕，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的流血和牺牲，还会给战斗集体带来灾难，甚至招致付出有损于军威和国威的代价！

“口令！”

“歼灭——复令！”

“顽敌！”

哨兵复令后，心悦地说：“噢，是连长啊！”

自然，连长的走路姿势和说话的声音，本连任何一个战士，都是十分熟悉而清楚的。

“嗯，有什么情况没有？”

连长这样问着，接近了哨位，走进了哨亭，站到了哨兵跟前。

“没有。一切正常。”哨兵回答。

“好，要提高警惕！”

连长这样说着，伸出穿雨衣的左手拍了拍哨兵的肩。可是突然间，那只拍肩的左手一下子转向了哨兵的脖颈，即刻变成了一个“锁喉”的动作，那只大手如同一把老虎钳，死死地卡住了哨兵的咽喉，使哨兵无法发出一息呼声。而在“锁喉”的同时，右手中的匕首，便深深地戳进了哨兵的心窝。

哨兵被无声地放倒在哨亭中。

哎呀不好！这是怎么回事？莫非连长喝醉了酒，在耍酒疯？要不是犯了神经病？不，似乎都不是，他很清醒。你看，他双目闪烁着得意的、胜利的、自豪的光，从容不迫地从哨兵身上拔出匕首，轻轻“哼”了一声，便又向二号哨亭走

去……

在这同一时间内，另外还有四名同样装扮的人，也以同样的方法和手段干掉了其他哨亭中的哨兵。一至十号十个固定哨，在不到十分钟内，就如此这般地全部被敌方的特工队除掉！

“报告队长！一、二号两哨除掉！”

敌特工队副队长范超，返回到卧牛岭斜坡上的一块大岩石的后面，向上司交令，声音压得很低。

“报告队长！六、七号哨……”

岩石后，站着身披雨衣的特工分队队长——绰号叫爬壁虎的农刚。看不清面孔。但那近一米八的个子，在敌方中却是少见的。当派出的五个队员（也是他带来的全部人马）都一一返回交令后，他才轻轻地嘘了口气，露出了欣慰的微笑。用手拍了拍范超的肩，这是他对手下这位得力干将表示的满意和奖赏。是的，三个月的侦察和模拟训练达到了预期目的。对于这个雷达站，敌方一直如芒刺在身，令其焦躁不安。一个超级大国的侦察卫星，曾扫描似的一遍又一遍的侦察，始终未能发现它的所在位置。在此情况下，农刚受领了这一任务。他将五十名特工队员撒向我方的深山密林中。他们又如五十条鲨鱼潜游在绿色的大海中，终于，他们在卧牛岭发现了这座雷达站！又是农刚亲自率领他精选出的五名特工队员，多次潜入卧牛岭，不仅把雷达站周围的地形、地物和警卫部署侦察得一清二楚，而且还趁干部查哨之机，拍下了他们走路的姿势，录下讲话的声音，然后逐一模拟训练，直至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特工队就是特工队，农刚特工队就更胜其同行一筹。

现在，通往胜利的大门已被打开，农刚看了看夜光表，

对范超等五名部下说：

“执行第二任务！注意，一定要在十五分钟内完成，然后看我的信号，执行第三任务！”

范超等五人甩掉雨具，每人都携带好四〇火箭筒、火箭弹，还有冲锋枪和绊发雷。然后，一一鱼贯而行，幽灵般地消逝在雨夜中。

警卫连的十六顶军用帐篷，星罗棋布地安扎在卧牛岭的脊背上，雨落篷顶“沙沙沙”，如从天空撒下无数沙粒。这声音伴合着篷内战士们的鼾声和梦呓声，会给人种种联想，但绝对无人会联想到灾难的降临和死神的逼近。只有那高高屹立而傲然转动着的雷达天线，才会提醒你：这里是前线，战争的情侣——死神，正在夜空游荡，它将不失时机地扑向它的猎物。

雷达天线仍在转动着，捕捉着远方的目标。一条炽烈的白光，从那被黑布遮掩着的工作机房的窗缝钻将出来，随即象一道激光束，射穿细雨密布的黑暗苍穹，伸向无际的太空。这是生的欢跃，也是死的挣扎，生与死之间没有鸿沟，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有时是自己迈过去的，有时是被别人推过去的，有时是两者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现在呢？

现在，那五条黑影，分别向十六顶军用帐篷和雷达工作机房摸了过去。他们在每顶帐篷和机房门口两侧，各安下了两枚绊发雷，然后便悄然撤到安全距离上，趴在地上，将火箭筒和冲锋枪，分别对向了雷达天线、机房和帐篷，只等那残酷的、血腥的一刻的到来！

细雨沙沙沙……

秒针嚓嚓嚓……

卧牛岭沉浸在甜蜜的睡梦中。

时针指向了凌晨三点整——

“嘭！嘭！！”

两颗红色信号弹，拖着两条长长的血尾，从那尊黑色的岩石背后，“丝丝”地升上高空。这是数月来一直在卧牛岭夜空游荡的死神，在它那血液拌合着火药凝成的眼睛，闪烁迸放出来的猩红色的贪婪的目光，它染红了整个卧牛岭，盯牢了它要捕获的目标。在这一瞬间，五具火箭筒同时喷出了残忍的火焰，刹时间，卧牛岭在一阵山崩地裂的轰鸣中，痉挛般地震颤起来，连连发出了痛苦的呻吟。那雷达天线和工作机房，在火光和硝烟中倒塌下来了，升腾上去了！

“有情况！”

睡在帐篷中的指战员们，个个鲤鱼打挺般地跳了起来，他们急急从枪架上抓起冲锋枪，匆匆向帐篷外冲去。可就是这一“冲”，便冲进了死神的怀抱！他们哪里想到，恶魔早已在那儿为他们打开了鬼门关！每一个冲在最前头的人，都首先撞上了那横在帐篷门口的地雷绊索，于是，在又一阵轰鸣中，十六座帐篷一一腾空而起！

整个卧牛岭在痉挛中震颤着，发出痛苦的哀鸣，一个现代化的雷达站，在刹那间被抛进了血与火的深渊中……

五名特工队员雀跃般地回到了那块黑色岩石背后。

农刚看着那腾空的烈焰，得意地现出了傲然的微笑。他应该笑，因为他胜利了！

是的，他胜利了！这是怎样的一次胜利呀！使用的兵力：特工队员五名；地点：对方纵深五公里处的卧牛岭；目标：雷达站；战果：摧毁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先进雷达一部，全歼警卫连及其工作人员一百五十余人；付出代价：火箭弹

十发，绊发雷三十四枚，子弹数百发；自己却无一伤亡！

不！农刚在心中不无道理地将“付出代价”一项抹掉了！他没有什么付出，因为那些弹药本来就是对方送的，无所谓“代价”可言。如果非要统计代价不可的话，唯一可做代价的便是辛劳和汗水，当然还有时间。

农刚特工队大获全胜！

农刚特工队又打了一个可载入史册的、真正的漂亮仗！

奇迹！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你能不承认这是奇迹吗？

“英雄不做无名事。”农刚说，“让对方知道他们到底是败在谁的手中！”

农刚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事先写好的信，外面用塑料纸包着，将它压在了那岩石的明显处。他总是这么自信的，他相信他是能够取得胜利的。不过，他的留言并不是什么信，而是一首打油诗，或曰顺口溜，是这么写的：

群山深壑藏卧牛，
雷达暗中侦我情，
爬壁猛虎寻猎物，
农刚特工逞英雄。

农刚的绰号爬壁虎是有其来历的，这是他们的领导人在一次观看他的特工表演时亲口赞许的。现在，大获全胜的农刚，朝燃烧呻吟着的卧牛岭脊背投去最后一瞥，向范超一挥手：

“撤！”

2 剿特工管见奉召

十万火急!

“哒哒哒! 哒哒哒……”

一则令人难以置信的噩讯，正驱使着边防侦察队长管见和他的警卫员，扬鞭策马，从前线阵地向边防指挥所赶来。

“哒哒哒! 哒哒哒……”

管见的枣红马在前，警卫员的白雪马在后，两驹飞驰在群山峡谷之中。在晨光的辉映下，远远望去，恰似一颗曳着光尾的流星，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刺着。

管见奉召回归，这是部队戍边以来常有的事。这倒不是因为他是边防司令的东床驸马，全因为他是一位年仅三十四岁的崭露头角的少壮派侦察队长、边防司令的一柄得心应手的“杀手铜”。不过，今天的电讯，却使管见极为震惊：

“我卧牛岭雷达站凌晨三时许遭农刚特工队破袭!”

喔，又是他，农刚! 管见忿然地想。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农刚特工队，的确是一伙令人头痛的亡命徒。在勒山战斗中，他率队员潜入我方境内，化装成我方抬担架的民兵，混入运输伤员的担架队。那天夜里，从战场往下运伤员的民兵和向上运送弹药的车队在一道山谷间交错相遇，农刚和他的队员，借着夜幕的掩护，向弹药车甩出了一枚又一枚手榴

弹。瞬间，山崩地裂，山谷变成了火海。此举不仅使我方军民伤亡惨重，而且由于弹药被炸，直接影响了勒山战斗的胜利。

两个月后，在我方一新换防部队进行的第一次战斗中，农刚一伙又趁机化装成伤员混入某师战地医院，就象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里一样，把那个医院搞了个一塌糊涂！

管见十分清楚，农刚的战绩远不止这些，早在一九七九年的那次边界之战时，他就因为神出鬼没战绩赫赫而在本国享有鼎鼎大名了。农刚很会选择目标和行动时机。他打你，不仅要打疼你，还要吃掉你，至少也要揍残你！他是个狡猾、凶残、极难对付的高明对手——十二年前管见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象卧牛岭雷达站这样的重要军事重地，也让农刚得了手，管见实在没有料到。

管见决定绕道卧牛岭，去察看一下现场。

“哒哒哒！哒哒哒……”管见策马急驰着。参战以来，他一直弃车乘骑在前线驰骋，这不仅仅因为在山岳丛林地带，骑马比乘车行动更自由方便和安全，还因为，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一个老侦察兵，骑马会克服惰性，磨炼你的意志，保持昂扬振奋的精神，而且使你可随时处于临战状态。管见乘马奔驰着，心中想着农刚和他的特工队。

敌人的特工队的确是一支令人生厌的更不容轻视的特殊兵种。这一点，管见比谁都更加清楚。这个特工队的前身是别动队、武装侦察队。一九六八年，当局将这几股力量合编成特工队，纳入建制，它的作战特点是不受时间、战场和兵力的限制，常以小股偷袭、近战、夜战等手段袭击对方，多数作战是为了配合重大军事、政治、外交行动的需要。特工队执行的任务大体上有五：一是谋杀，主要行刺对方在战略